

李鸿章致张佩纶

光绪十年正月初九日

蕙斋世仁弟大人阁下：

年前奉廿三、廿七日手书，新岁又奉初三、初七日来示，敬审褰福骈臻，动定康胜为幸。日来公务较简，而酬应转烦。自除夕至今，沿途电线为风雪所断，南中消息不通，顷始渐有报至，仅见粤督转递晓山去腊十八函，意似北宁尚未猛扑，未知元夕有无昆仑之捷耳。属马复贲详开保胜距嘉喻、北宁道里，另单呈核。嘉喻至北宁，路非甚远，险阻难行，恐滇、粤两军未易接应。法添兵到齐，如并力攻北，终难固守，焦虑曷任。唐、徐诸公初倚刘永福为长城，即系不知兵确证。咸丰军兴以后，土豪如刘者何可胜数，未有不败，故鄙人始终不敢附和。晓山素昧平生，但见其致各处书，好为大言，妄谈夷务，以为断难侥幸成功，究与彼毫无嫌怨也。鄂生前仅带勇剿土苗，亦未办过大军务，山西之陷，颇见慌张，能早回省筹济后路为妥。彦卿更变较多，亦非法敌，不离山险，当无僨事。看茹相与劼刚议论，欲得山西、北宁、兴化三城，尚非必与中国开衅，或不遽扰通商各口。若果进踞山、北、兴三城，以后结局大难矣。

昨清卿来此,与筹吉防帮办,仍谓非续道不可。雷风等驱逐民户乃系常事,东防远久之计,必须将军得人,若如前议,无分满汉,乃可设施;今既不能,良材未必肯久屈于此,况坚忍耐劳、通达事变者实不多觐。鄙意竟无可交卷,奈何?孝达昨致函,趣用省三,方复以所部南北分散,饷亦不给,恐其未肯轻出。左相近令江阴铭军分两营赴台湾,给两月饷,以后由闽台接发。饥溃即在目前,如此调度,省三有不望而却步耶?断非卿銜所可维繫也。昨令其侄转商,可否来津襄助。如肯来,再奏请帮办北洋为嚆矢。

丹崖在德改装之说,渠曾力辨其诬。以赠宝星为荣,似狙于俗见,来年交卸使事,物议自可渐息。

商局租马头事,闻已定立合同,三年分还本息,只可责令如期偿清,仍归故物,此时即有巨款,无从赎回。沪市全倒,商局因而岌岌,固由人谋未慎,实亦时势使然,前电飭唐景星认真整顿支持。此事专责于商,非官所能过问,焉得精核忠实之才肯与市侩伍,又与鬼为邻?言者恐未深悉个中情事耳。

浙五典抵津款,以练饷钱为大宗,户部催问甚急,并无多馀。常宅存项,津中无可借拨。前提上海茶栈汇项,又落子虚。杨欠有着否?署中欲得能绘洋图之人,可专文咨调,即连薪俸并送。匆匆,复颂春祺,馀不一一。制鸿章顿首。正月初九夜。

再,邵小村函称,胡光墉拟先清公款,京外私存各项再徐议折扣归还。然闻江浙各典已尽数查封,备抵各省公款尚有不足。小棠^①

^① 小棠:周家楣,时任顺天府尹。

近因所允五典不能尽抵公款，盖亦情见势绌，此外家产似不甚多。承属子授侍郎存项，仲良既允设法代进，当不至竟归无着，容与仲帅通问时便为催促可耳。鸿又启。

张佩纶注：正月十四日到